

联 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AS

Distr.
GENERAL

A/33/74
S/12626

31 March 197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三十三届会议

暂定临时议程一览表 * 项目 28

塞浦路斯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三十三年

一九七八年三月三十日

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提及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应土耳其代表的请求当作联合国文件散发的一封由登克塔什先生以所谓“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总统身分署名的信(A/33/72-S/12621)。

在我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的信(A/32/316)里,已经表示得很清楚,这个所谓的联合邦——它是土耳其在其所占领的塞浦路斯百分之四十的领土内虚构的,并由大部分从土耳其移殖来的外国人取代其家园财产被侵占和被逐走的多数希族塞人而组成的邦——只不过是一项对塞浦路斯及其人民犯下的多种性质的国际罪行的显著产物。

在今天,将侵占区内村镇的历史性希腊名称肆意废除而以新创造的土耳其名称取代,这项举动可说是对塞浦路斯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一项最严重的侵略。

安卡拉透过它在塞浦路斯的喽罗们,在上述信中企图有计划地重复提出一些毫

* A/33/50/Rev.1。

无根据的指控，来制造混乱——大意说，土族塞人自从一九六三年以来一直是希族塞人“加害”下的牺牲者，到一九七四年的十一年间，受尽骚扰和压迫，被隔离在围地内，被剥夺家园和移动的自由。这些不负责任的指控已被秘书长每六个月一次的正式报告——包括这整个十一年期间——中具体而有权威性的证据所驳斥。我们在联合国内的声明里，已经不仅一次地从这些报告中引用大量的摘录，如一九七四年八月三十日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¹，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在特别政治委员会的发言²，和一九七五年十月八日在大会的发言³。

有关记录显示，上述每次发言都没有得到答复，因为它们是无法答复的。但是这并没阻止土耳其经过了一个时候又重新回到这些虚构的指控上来。

所谓土族塞人是在希腊人围攻和恐怖压迫下的少数派，这个指控已经其他证据，甚至包括土耳其方面的证据，证明完全不确；土耳其方面的证据同时还暴露，两族间的冲突是在分离的旗帜下挑衅起来和进行着的。

作为当时付总统库丘克的传声筒的土族塞人的报纸，《人民呼声报》，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写道：“希腊人处在名付其实的危难状态中。从尼科西亚起，在一切冲突中希腊人损失惨重，但是他们不发表伤亡人数。”该报继续写道：“土耳其战士发誓要战斗到分离获得实现时为止。”这样，他们就承认了土耳其少数派人的态度是在挑衅分离，并且为了分离的目的怂恿武装冲突。

另一期《人民呼声报》表明，公开承认的争取分离的目的是合并。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的《人民呼声报》写道：“塞浦路斯是土耳其历史上另一个亚历山大勒达。土耳其的力量将和在亚历山大勒达那样，以合并并将它置在土耳其统治下的方式来保证土族塞人的光荣的生活。现在正在塞浦路斯各处战斗着的土耳其战士，

¹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年》，第一七九五次会议。

²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特别政治委员会》，第九二三次会议。

³ 《同上，第三十届会议，全体会议》第二三八〇次会议。

就是从在科基纳开始，朝着这个方向致力的。”

这个两族间冲突的动机还可从安卡拉在伊诺努总理一九七四年十月在大国民议会的发言里获得进一步证实：“从官方的立场，我们所促进的是联合邦的观念而不是分离的理论，这样表面上看才合乎《条约》的规定。”

自从一九六〇年签署了《苏黎世协定》和《伦敦协定》并建立塞浦路斯共和国以来，受安卡拉扇动的土族领导人一直有计划地阻碍国家机能的有效运行，以期促进分裂、磨擦和冲突。这个在一九六一年已经有相当进展的政策，导致众议院的土族塞人议员滥用《宪法》规定的分别多数的权力，使得一个他们承认很正常而无可反对的所得税法案无法通过。结果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和困扰。随后，他们坚持要将城镇按每家每户分开，那是一个可以预言是很不实际的建议，事实证明行不通。

这样，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的武装冲突，就是受安卡拉命令行事的土族塞人领导人对政府机器不断加以挑衅阻碍而造成的高潮。这种不断的阻碍使得塞浦路斯总统必须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写信给土族付总统，建议修改《宪法》中过分分裂性而行不通的成分，而以增加塞浦路斯共和国土族付总统和众议院付主席的权力为交换条件。

受安卡拉公开指使的反应是直率拒绝，同时出现了不必要而富挑衅性的土族塞人战士，他们显示出自己全付武装，随时准备战斗。

须请注意，一九五九年十月，当《苏黎世协定》和《伦敦协定》正在草拟时，土耳其就已经暗地把武器弹药运到塞浦路斯去，准备发动武装暴动。当时，一艘“丹尼斯”船只正在塞浦路斯北部卸下大批武器，被英国当局当场捉住。土耳其同时还在塞浦路斯对岸的梅尔辛纳地区训练一支特别侵略部队。

冲突一开始，土耳其就露出它的真面目，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企图入侵塞浦路斯。向安全理事会的求助呼吁制止了该次侵略。可是，在外来的指使

下，付总统库丘克继续发出叛变的信号，公开宣布他“不再是付总统，《宪法》已经作废”（《纽约时报》，一九六四年一月四日），并说什么“分裂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他公然叫嚷纬线第三十五度是“理想的分界线”——《纽约时报》一九六四年一月四日和十一日，《纽约先驱论坛报》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都分别报道了这件事。

在庫丘克博士的指使下，众议院中的土族塞人议员宣布辞职。与此同时，各级的土族公务员全部停止工作，退出公务机构。

这些证据确凿的事实，使土耳其捏造出来的，说什么土族塞人少数派受到迫害，说什么他们在行政机关中的权利和地位受到剥夺的谎言不攻自破。

一九六四年六月，当时的土耳其外交部长厄金先生在雅典一次新闻记者访问中进一步暴露了土耳其的真正意图，他说：“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把塞浦路斯分作两部分，一部分归希腊，另一靠近土耳其亚洲海岸的部分归土耳其”。

安卡拉怀着这种制造分裂、最后加以兼并的野心，多年来在希族和土族塞人之间不断地煽风点火，制造冲突和敌对的气氛。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特别是因为它不得不靠出动武力来实行。由土耳其派来的军官一手搞起来和控制的一个秘密恐怖组织——TMT组织——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就不断地以残酷的报复为威胁，强迫土族塞人停止他们同希族塞人的一切友好关系，企图把两族人分开，好象敌人一样。

在这项努力中，土族塞人的一切人权被安卡拉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领导人所剥夺。他们的行动自由、居住自由，甚至生存的权利都受到侵害；恐怖组织同土族塞人的领袖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威胁恐吓的手段，使全部土族塞人听从他们的命令。

就这样，有许许多多的土族塞人，即使居住在远离冲突地点的地区，也在他们的领袖和恐怖组织的双重压力下，被迫放弃他们的家园和财产；他们聚居起来，成为一个个地理上的分开的核心，好为分裂的目标铺路。他们虽然渴望回到自己的

家园，但土族塞人领袖和恐怖组织却不准他们迁离聚居点。 他们要离开必须获得特别准许，离开后要准时回去。 逃跑的人被捉到后当场枪决。 我们在那个时候写给秘书长的信中举出过许多这类实例。

秘书长在他一九六五年六月十日的报告⁴中说：

“土族塞人领袖采取了坚硬立场，对任何可能使两族人在一起生活和工作的措施，或对任何可能使土族塞人处在一种情况下不得不承认政府官员的权力的措施，都一概予以反对。 事实上，土族塞人领袖把两族人在物质上和地理上的分开当作一项政治目标，这就使土族塞人不敢进行任何恐怖被看作是在宣扬另外一种政策的好处的活动。 结果是土族塞人似乎自动地采取了自行分离的政策。”

这样就证实了塞浦路斯政府的论点：

“……土族塞人所遭受的苦难，是该族领袖强迫人民推行自我孤立政策的直接后果”。

在一九六三至一九七四年期间两族发生冲突的过程中，当然曾发生了一些可惋惜的使双方都受了损失的事情。 可是，这些零星的意外暴力事件，无论如何不能同侵略军队的有系统的侵害人权相比；这些军队已经证实曾在把二十多万希族塞人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财产中驱赶出去时，屠杀了数以千计的无辜平民。 而且一旦把希族塞人赶走了，立刻就从土耳其迁来一些外国移民；这些都是早就策划好的阴谋，目的是要强行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组成。 欧洲人权委员会在一项调查报告中，叙述了在这种邪恶行为中发生的一些残暴罪行——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三日的《星期日时报》曾作了部分转载。

在一个号称文明的世界社会中发生这种道德败坏和摧残人格尊严的现象，无论

⁴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年，一九六五年四、五、六月补编》，A/6426号文件，第106段。

是在联合国的记载中或是在现代历史上，都是前所未见的。

可是，塞浦路斯广大人民——无论是希族或土族——都渴望和解，渴望恢复以前那种友好的关系。由于有外国为了达到自己的阴谋，不顾塞浦路斯人民的死活，横加干涉，才使他们的愿望无法达到。

尽管情况恶劣，尽管塞浦路斯人民的精神不断受到打击，我们还是对塞浦路斯的前途怀着信心，相信它终有一天会发扬它的精神遗产。我们相信联合国将负起它的任务，执行《宪章》的规定和它所作出的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

请你把这封信作为大会暂定临时议程一览表项目 28 下的文件和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不胜感激。

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塞农·罗西季斯(签名)

- - - - -